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邵荃麟全集

SHAO QUANLIN QUANJI

第五卷 译著 译文（上）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邵荃麟全集

SHAO QUANLIN QUANJI

第五卷

译著 译文（上）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邵荃麟全集. 5, 译著、译文. 上/邵荃麟著. —武汉: 武汉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430-7887-1

I. ①邵… II. ①邵…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2953 号

著 者: 邵荃麟

责任编辑: 李杏华

封面设计: 刘福珊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 武汉精一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17 字 数: 354 千字 插 页: 7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0 元(全套八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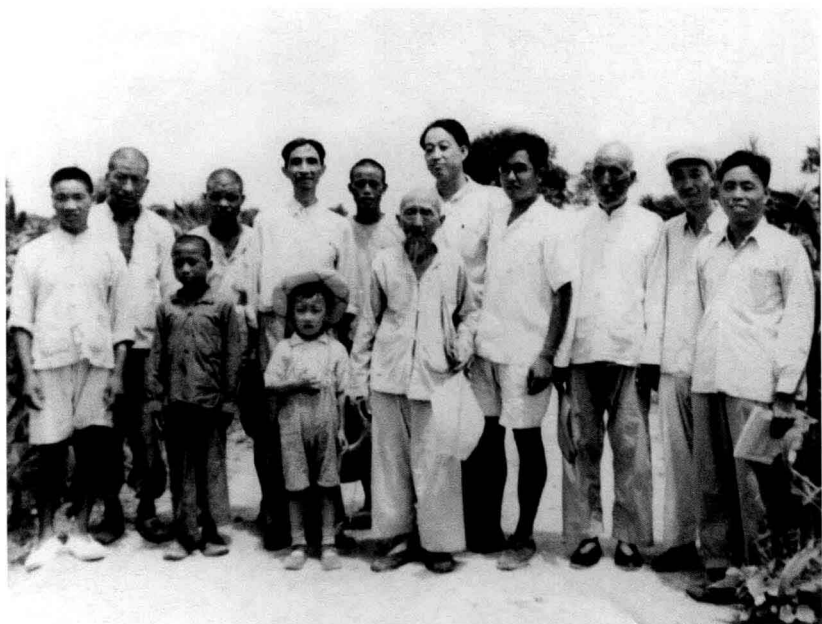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邵荃麟在书房



1959年，邵荃麟、葛琴在浙江杭州



1958年，邵荃麟在陝西西安白廟村



1957年与陈学昭（前排左二）等合影

目 录

菲多·田亚廷	(1)
游击队员范思加	(15)
对面的房子	(67)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	
第一部	(74)
第二部	(185)
第三部	(295)
第四部	(414)
尾 声	(503)

菲多·田亚廷

M·高尔基

窗上铁格子的黑线条，把一片灰白色的天空划成了六个方块。为炎热天气所引起的窒闷的气息，混合着狱场上滞钝与沉闷的生活中那重浊的喧嚣声，从那里流入到监房里来。

时间过去得很慢。

田亚廷摸着墙壁，小心地走过去。很敏捷地挥着臂膀，去捉苍蝇，他捉到了一只，把手指一个一个的慢慢地放开来，等那虫豸跑掉了，他又挺起眉毛，从深黝的眼睛里，发出一种凝神一志的神气，望着它飞去。有时，他恶狠狠地咬着嘴唇，把苍蝇的翅膀撕掉了，忿忿地将它丢开，接着提起外衣的袖子，拭去了脸上的汗珠。

他的举动是流利而有力的，但背脊有些弯曲，脑袋不自主地勾在胸前。有时他不高兴地把脑袋往后一仰，向监房的门恨恨地瞧着，仿佛用他的眼睛在倾听着什么似的。粗浓的眉毛抖动了一下，露出一双扩大的瞳孔，黑胡子一撅，瘦削的脸孔变成了死板板的，显出一种又冷酷又倔强的神情。

从走廊上可以听到一阵喃喃的声音，仿佛有谁在做祷告似的。疲弱的声浪混合在低低的喧嚣中。这是看守马加罗夫

在教年轻的新兵念书。他粗鲁的声音不时地扬了起来。

“念这个‘I’(我),说‘Soldiar’(兵),不是‘Soliar’,你们呆虫呀!”

田亚廷温和地然而带些自卑地微笑起来。他把胡子一抹,脸上的笑容也随着被抹掉了。接着,理一理他那绑在腰带上的外衣,继续在监房里蹑着脚轻轻地走,瞅着那些惊醒的苍蝇向四周乱飞开去。

“注意!”狱场上传过来一个声音。

隔了一会,什么地方有一扇门给打开了,发锈的门链大声而尖利地叫了一声,脚步声钝重地向这边在走过来,还夹着一把刺刀的响声,于是又听到马加罗夫在叫喊:“注意!”

田亚廷把衬衫扣好,挺直了身体,向足音挨近来的这一边突然转过去。一种滞钝的冷酷而阴郁的外貌,陡然笼罩了他的全身。

那笨重的包铁的门,好像不高兴似的只打开了一半,一个小个子的兵士,慌乱地滚进监房里来。他喘着气,东西瞎窜了一会,似乎想要躲藏起来一般。随着,他站住了,用拳头推着门,对田亚廷映起一只右眼,柔和地讨好似的说:

“牢靠得紧呀!喂,朋友,热哪!来得多久了?”

田亚廷笑了笑,向他温和地点点头。那新来的伙伴没等他回答,又走到窗口去,握着铁格子,把身体腾上去,望一望外边,又柔软地落下来,搓搓他的手,向四周打量一下,注意地说:

“嘿,咱们怎么睡法呀?这儿只有一张帆布床啊。”

“他们会加一张的。”田亚廷温和地说:

那小个子兵士在角落里站住了，一双小而无光的眼睛把田亚廷打量了一会，神秘地说：

“嘿，咱在什么地方曾见过你的，朋友，你说怎么样？咱叫鲁金伊凡河，营里的军佐(Non-Dombatant)^①，你是第二连里来的，菲多·田亚廷不就是你吗？”

“对啦！”——田亚廷说，向他望着。

“那么，好极了，咱们从前见过！在那铸造厂附近的营盘背后，一条沟里开会——咱记得的。你有一次跟那组织员说，传单要写得叫士兵们能看得懂，所以必须要全部简单明了——可不是吗？——咱记得的。”

话说得很快，好像在背一本烂熟的书，而在他语气中间还带着一种讨好的神气。

田亚廷沉思地皱着眉毛，半闭了眼睛，简洁地说：

“我可记不起你来了……”

那小个子的兵士离开角落里，坐到帆布床上去，喃喃地说：“人是那么多！这当然容易忘记的！可是现在他们全给抓去啦——一个也不漏！”

“全抓去了？”田亚廷又问，伸直身体来，微笑着。

“全抓去啦！”鲁金重说一遍，把靴子脱了，“连最后一个也抓去了。我们的弱点呀！人们的嘴巴都没遮拦的，就轻易地把别人出卖了。每一个人都被吓坏了啦。咱们还想咱们是一种势力！现在却变成——只是空口说白话——什么都没有了。是啰，很多人参加这次兵变，可是多数是出于好奇心的。

① 军队中不参加作战的人员，如看护，军医勤务等。

谁能干得成功呢？”

脱掉了靴子，他在他左足趾中间扬着，一壁喘息，一壁吃吃地说：

“那些人——他们懂得什么？你想替他们去干事——可是他们懂得义气吗？呸！这一切人……那些教官也是一样，那一批老爹们！譬如说，凡西里·伊凡诺维契，他是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他来了，高谈阔论地说着，忽然地又跑了。跑到哪里去？也许他是在教导咱们，也许他正是在困缚咱们呢？他们说他也牢里。但是咱们怎样能晓得？咱们一些儿也不知道他呢……”

田亚廷耸一耸肩膀，严肃地说：

“你可别说这样话，朋友！凡西里·伊凡诺维契是一个诚实的人，是一个我你可敬的使徒……”

“谁知道呢？”鲁金挑拨地重说了一句。

田亚廷瞅着这小家伙的滚圆的粗壮的身体，用力地说：

“我知道！我可以为他而死！”

鲁金拿来地板上的靴子，把它弄直了，满意地点一点头，低声叫起来：

“当然啰，假使你……”

“慢着，”田亚廷阻止他，“不能全被捕的。”

“为什么不？有的关得长久一些呢，有的关得短一些。”

“那么谁关得长久一些呢？”田亚廷神气地问，“你可知道？”

“当然啰，咱不能屈着指头来数，但是……”

田亚廷做一个手势打断他的话，又在监房里来回地踱起

来，鲁金用眦动的小眼睛紧盯着他，并听着他柔和而坚决的声音：

“从前只有很少的使徒——一共十二个^①。他们谁曾胜利了呢？”

窗子下面在抽水，抽水机的柄在柄格咯吱咯吱地发响，时间仿佛过得快起来了。

“而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使徒了。他们是人民的精神之子。我们秘密地产生出来的孩子——你要懂得！他们是知道人民的一切思想与希望的——他们是知道的！真理的使徒是被人民所爱戴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胸中是怀着我的心，你的心，以及千万人的心。当千万人的心集合于一人的心中——这是一个使徒的心。而千万人的思想——从各地各处摄取来的思想，你的思想，我的思想——汇集于一个人的脑中，它们结合起来，燃起了并照出了我们所无从瞧见的东西和我们所谓神秘的东西。这就是叫做一个人民的使徒。一个真理的圣仆。”

田亚廷很困难地说着。他把手移到喉咙上，用手指扼着它。他咳得很厉害。由于过分用力，他的脸孔涨成了紫黑色，但同时却是平静而和蔼的。

鲁金靠在帆布床上，把靴子放在膝盖上面，高而阔的鼻子像悬空突出似的，眼睛斜睨着，嘴唇如一只饿瘪了的小牛的嘴唇一样在颤动。前额上的和面颊上的皮肤，厚厚地布满了雀斑，皱成了一条条的纹路，红胡子的硬毛竖了起来，整个滚圆的身体，被一种焦灼所激动，在震撼着。他似乎要看到田亚廷

^① 指耶稣十二使徒。

的喉咙底里去，要看出他那沉重的语句——那组成他深刻思想与确信的说话里的语句。

“你在这里耽了很久的吗？朋友。”他突然地问。

“已经是第二个月了——也许是第三个月吧？”

“那很久了。干吗要耽得这么久呢？”

“我不知道。”

田亚廷没有声音地蹑着步子，又在监房里踱起来。

“那从人民中间，从他们伟大的劳动与牺牲中间所产生出来的事物，是永恒的，亘古的，将永远传流下去的！”

“你为什么要进来呢？”鲁金柔和地问，多雀斑的脸孔上露出一一种狡狴的率直。

“那没有什么关系！”田亚廷回答说。

鲁金受不住田亚廷的眼光，把头低下去，叹息了一下，又继续的固求似的，探试地说。

“在那些军伍中间，”他说，“有一种谣言——但是，当然啰，他们是撒谎……”

“他们说些什么？”田亚廷严肃地问，又站了下来，望着这个小家伙。

鲁金不安起来了，拉上他的靴子，呻吟一下，抛出几句零落的话：

“唔——他们——在称赞你——朋友。他们——又在奇怪……”

“奇怪什么？”

“奇怪你可是真的，在护送那犯人的时候，把他放走了，还有一些别的话……那些废话！”

田亚廷把身体一挺，手移到脸上去，温和地笑了笑，带着一些骄傲的神气承认说：

“那是确实的，我把他放了。”

鲁金猛地跳了起来，惊恐地顿着足挥着手。

“你没有把他枪毙吗？没有枪毙吗？”

“是的。”

“好，好！”鲁金回答说，又在帆布床上坐下来。“你会受到报应呀！太坏了！太严重了！啐，你破坏你的誓词了！那是太严重的事情了。法律不能允许这样事情的。”

这小个子的兵士，叫声中，带着一种惊惶的错愕。可是他脸上却露出一丝意外的满足的，而几乎是狂变的神情。

“我难道没有权利去探求真理的所在吗？”田亚廷平静而和缓地说，“我能够有，因为我是一个人！这个犯人对于我乃是一个真理的使徒。因此我得让他平安地逃跑，使他可以多活一些时候。在他的心中，我告诉你，是有你的和我的心中最好的东西——去了解这一点吧！”

“你是一个怪东西呀！”鲁金带着显然的惊佩，叫起来，“啊，我的天！你就不怕吗？”

鲁金搓着手，在地板上擦着脚，把脑袋向门口伸去，听着什么似的，一丝微笑从他多雀斑的脸上掠过去，有如一块石头投入泥水潭里时所激起的微波。

“唯一可怕的事情乃是——抗逆人民的罪恶，而我并不曾做甚坏事，不！我做的是好事，”田亚廷平静地回答说，又慢慢地开始吐出他的话。

“我曾经看见过那把真理像一个火焰般来照耀着世界的

人们，也曾经看见过这真理就是我的真理，你的真理，以及一切生存的人们的真理。这样的人们必须被爱护，必须由我们，和由人民的精神来拥护，使他强大起来。他们决不能因卑鄙的贪婪而被消灭。人民的真理中有上帝般的权力存在，而这真理就是上帝，因为在他中间是没有罪恶的。”

“咱瞧你很喜欢说话呢，”鲁金带着满足的腔调说，“你似乎沉默很久了吧，唔？”

“是的，我现在可以说话了，我已经思索了很多，圣火一定得给维护着。一定的！”

“你所说的可是《圣经》上说的呢，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呢？”鲁金隔了一会儿问。

“我读过《圣经》，还读过《预言书》。你，朋友，假如你会读书，那么去读《预言书》吧！它们曾经预言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罪恶，甚至直说到今天。当你能了解古《预言书》上的话，你也会了解我们现在的話了。”

田亚廷在沉思的静默中向窗口走去。鲁金的多雀斑脸孔严重起来了，他把嘴唇大声地“啪”地响了一下说：

“唉，你是一个怪东西，朋友，一个‘老信徒’，是吧？是你所谓那种？——有那么多——真的！”

“全体人民是一个‘老信徒’！”田亚廷回答说，没有旋动他的身体。“他们常常是坚定的，不能改变地去相信真理的权力。我是指那些劳动的人民——那些在地球上创造一切和产生一切的人们。”

在外面狱场上，有个愤怒的声音在数着：

“一，二，三，四……”

那声音又突然地叫起来：

“你的眼睛在哪里呀？你这瞎猪！”

天渐渐的暗起来了。

田亚廷从窗旁旋过去，摇摇他的头，带着微笑，继续柔和地说：

“我的祖父是一个农奴。他离开他的庄园——抛弃了他的家庭而去找求真理。他被捉到了，痛打了一顿。当他伤一好，他又跑走了。这一回他可完全失踪了！在现今他就不消跑到那么远去。现在是很容易找到真理了。她（真理）的声音到处都能够听到。现在我们是牢里——她也在这里。这里：可是，我要显给你瞧？”

他向门口跨了一个大步，鲁金惊异而骇惑地从帆布床上跳起来。

“喂，慢着，什么事呀？——朋友。”

田亚廷粗鲁地微笑着，向他膘了一眼，用手指在牢洞板上轻轻地叩了几下，接着伸直了身体说：

“人们在思想上，无论在哪里都是自由的！”

“慢着，”鲁金说，惊惶地跟着向门口走过去，“咱也要出去，——咱一定要出去……”

他的眼睛不停地眯着，仿佛有什么心思一般，摸摸他的裤袋，又扯扯他的胡子。

“别害怕哪，”田亚廷温和地劝告他，“他们是靠得住的，不会把你出卖的！你怕些什么呀？你等着瞧吧。”

那牢洞板小心地被移开了。田亚廷把头低下去，鲁金奔到窗口，愤怒地喃喃说：